

比尔·波特的白胡子在中国茶山晃动

楼耀福

2023年春节刚过，福鼎茶友、《白茶时间》的作者雷顺号告诉我，比尔·波特计划4月初第三次到太姥山，邀我与美国的这个白胡子老头一起走茶山。

美国作家、汉学家比尔·波特，1943年出生，长我3岁。接受邀请后，我重读他的书，发觉他很喜欢中国茶。他说：“多年来往中国，我培养出一项小癖好，每次都会设法捎点好茶回去。”（《禅的行囊》）

为写作《空谷幽兰》，1989年，比尔·波特在太姥山寻访了一位85岁的老和尚之后，下山时拜访了两位在附近修行的隐士，得到两公斤“东方美人”茶。这茶是两位隐士在自己的小茶园采制的。比尔·波特非常喜欢。

“东方美人”茶，原产于台湾新竹一带。这种“人做一半，虫做一半”的白毫乌龙茶在大陆也有产制，我在福建

三明市大田县看到过。但是从没听说过太姥山和福鼎也有“东方美人”茶。我想在4月与他见面时提出我的质疑。

2018年4月，比尔·波特第二次来福鼎太姥山。时隔二十九年，两位隐士送给他的茶，他早已喝完。他想念那里的茶。

除了太姥山，比尔·波特也多次写到别地的茶。比如《禅的行囊》的《不得闲》一章中，写他在九江茶缘茶庄买铁观音，对铁观音春茶、夏茶、秋茶、冬茶的理解，尤其是喝一泡香气四溢的秋茶时的痴迷，让我觉得他很会享受好茶。

《禅的行囊》有一段写他在少林寺喝茶；延颖从床底下掏出一袋一斤装的极品铁观音“观音王”，是一位居士送的，价值一千元。“尽管如此，泡茶时他仍然毫不吝惜地在紫砂壶里装满了

茶叶，几乎都没地方盛水了。我赶紧客气，别为我浪费这么好的茶叶——尽管我心里并不是这么想的。延颖闻言，回身掀开搭在床边的毛毯，露出床下的茶叶存货，足有几十包之多，估计都是同样的观音王。这令我十分嫉妒。延颖笑着坐在了我旁边，等茶沏好，给我倒了极小的一茶盅，却给自己倒了一马克杯。我们静静地坐了一分钟，细细品味着铁观音的香气和滋味。”他将见好茶时的神态和心情，羡慕嫉妒、心中的喜爱贪婪和嘴上言不由衷的假客气，写得惟妙惟肖，非常真实生动。他对茶的嗜好也由此可见。

比尔·波特也写过普洱茶，那是在《彩云之南》中。他专门写了南糯山和大黑山的茶王树。他在勐海加入茶之旅，“我挨个品尝，买了好多，直到背包里装不下。”

近几年，我也一直在云南转悠，经

常涉足比尔·波特笔下的西双版纳勐海、景洪等地，两次上南糯山，在茶王树下摆茶席品茗古树茶。比尔·波特的文字让我再次身临其境，倍感亲切。

比尔·波特在《江南之旅》开篇，写他在广州白云山九龙泉，“一边品着茶，一边拾遗补缺地完善我们的旅行计划，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。最后，茶喝得快没了味，我们才离席返回。”

到了湖南洞庭湖君山岛，他写那里的毛尖和银针，说茶是他们到君山岛去的一个原因，“它的坡地生产了中国最好的一种茶”，“一到那里，我们径直走进一家茶馆，点了几杯茶。当我们坐在那里等着泡茶的时候，看到杯子里的茶叶就像上百把微小的刀，仍被它们的叶鞘包裹着。泡水后，茶叶慢慢开始沉淀，少顷，我们端起来品尝了一口，其味道就像清晨的露水一样新鲜和纯净。”绘声绘色的文字，让我回忆

起我上君山岛陶醉于君山银针之中的情景。比尔·波特到了杭州，写龙井茶更是不吝篇幅。

因为文字，因为对东方文化的共同喜爱和钟情，更因为茶，我与比尔·波特似乎已神交很久，直觉告诉我，他是一个可爱很有趣的老哥。我期望有一天陪他在山水之间走走，无论是我跟他寻禅问道，还是他跟我走山访茶，我都会乐此不疲。

我满心期待与比尔·波特在太姥山相见，多次向雷顺号打听比尔·波特的计划是否有变？3月，雷顺号告诉我，因为各种原因，比尔·波特不能如愿来中国访茶，我好遗憾。

4月，我不改初衷，按原计划去了太姥山。行走在层峦叠翠的茶树丛中，我觉得身边陪伴的不仅有福鼎茶友，恍恍惚惚中，比尔·波特的白胡子也仿佛在茶香弥漫的绿影中晃动。

一瓯青梅酿

王蕙利

五月，樱桃已过季，杨梅即将成熟，枝头的梅子便日渐明亮起来。原本青绿色的它们，于顶部带上了些许暗赤色，恍如碧玉中间着一缕红丝，惹人爱怜。

染上红晕的梅子，离黄熟也就不远了。在梅熟的日子里，总有阵阵梅香扑面而来。这梅香，不同于早春时节幽冷的花香，而是一味独特的果香，混合着初夏软风的气息，细雨的清润，暖阳的甘冽。

于个人印象中，青梅似乎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水果。或许因它天生就有的酸楚滋味，从意蕴上沾染了几分愁绪，使之别具一番文艺气息。古往今来，青梅与成语、诗词一直有着不解之缘。“却把青梅嗅”“黄鹂啼多芳草远，青梅子重杨花飞”“青梅又是花时节，粉墙闲把青梅折”……每一句都妙不可言，意蕴无穷。

新鲜的梅子，生食酸牙咧齿，实难入口。但在时光流转中，先人发明出了诸多解锁它们的享用之法。早在周代，便已有人懂得用梅子去除鱼腥，软化肉类的纤维组织，并将其视为制作羹汤时必不可少的调料。《尚书·说命下》说：“若作和羹，尔唯盐梅。”

而最让我欢喜的方式，就是将青梅酿酒。青梅酒的泡制并不难，将青梅清洗，逐一用牙签去除果蒂，摊放在匾

里，置于阴凉通风处慢慢吹干后，便可随冰糖、白酒一起放入坛中，封好口，只需静静等候时间的造就了。

在之后的这段日子里，窗外的雨每下一场，酒便浓稠一分。等到冰糖全烺进了酒里，梅子味俱融入其中，梅雨也即将接近尾声之时，自酿的青梅酒，便可享用了。

打开一坛新酿的青梅酒，寻一只精致的小酒杯，将酒轻轻倒入。瞧一眼，酒色淡青；闻一下，沁人心脾。轻啜一口，梅子与酒的邂逅，前者成功消解了后者的浓烈，后者则恰到好处地抹去前者的酸涩，彼此成就出奇妙的芬芳。舌尖触碰间，酒味出乎意料的醇和，不仅微微带些水果的甜柔，还兼具粮食酒的绵长，自有一种说不清的美感。

青梅酒很适合独酌。即便平时很少沾酒之人，在这香飘四溢的梅酒诱惑面前，也免不了喝一杯接一杯啜饮。任梅的清香、糖的醇厚、酒的刺激交融在一起，那是此季节中，特有的曼妙时光。

然而真正的好滋味，还需等到三个月后。当桂花飘香之际，与一席老友相聚，分享一坛以时间为配料、颇有点春天播种秋天丰收味道的青梅酒。就着那盈喉的酒香，共诉一段曾经的事。

踏水车

姚鸣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村里的乡人用肩挑手提平整土地的方式，经过三年努力，将一片二十多亩的旱地，改造成能种水稻的水田，并决定用“踏水车”提供水源。

踏水车由车架和车身两部分组成，纯木质打造，凹凸镶嵌，找不到一根铁钉。生产队在水田靠近河滨的岸上，搭了间能遮风避雨的草棚，将车架安装在其中。车身横空在小河与草棚之间，一头伸入小河之中，另一头与车架连接。车架是竖着的木架，有两层，上层是根桁木，是供踏车人扶手的；下层是车轴轱，一根粗大的主轴架在两端的木质轴槽上，主轴上镶着八对脚踏板，能供四人踩在上面。车身是一个长长的凹形水槽，两头各有开口，一头汲水，另一头出水。水槽内布满上百片木片，呈等距离链状串在一起，形似龙骨。

脚踏水车时，人们跨上车架，双肘伏在桁木上，两只脚踩在脚踏板上，用力上下来回踩动，转动的车轴轱的木齿

轮带动水车的龙骨，从而拉动链状式的木片，将河滨中的水汲入水槽。满车的水便汨汨而上，源源不断地冲进水沟，流入稻田。

从五月水稻育秧开始，一直到秋收开镰水稻登场脱粒，队长排好班次，大人们轮流踏水车给稻田供水。有一回，轮到父亲去踏水车，我去给他送饭时好奇爬上了车架。刚上去我就后悔了，两脚不是踩空就是踩偏，没等父亲吃完饭，已大汗淋漓，直喘粗气。见我一副狼狈相，父亲笑着说：“踏水车不仅是件体力活，更是件技术活，需要巧妙地利用车轴轱的惯性，掌握好转动的幅度和时间，脚上一上一下自然往下蹬。真正做到人在车上，脚下生风，轴轱飞转，水花飞溅，这可是个胆大心细、熟能生巧的过程。”

一晃近六十年过去了，水稻灌溉不再用水车，被现代化器械所取代。不过，那时乡人们踏水车的场景至今仍闪烁着淳朴与智慧的光芒，深深映在脑海里。



暮归 李海波/摄

结缘思南读书会

周洋

在我的书房里，有一张略微泛黄的剪报，保存着时隔9年的遥远记忆。那是2014年2月16日的《解放日报》，记者施晨露撰写的通讯报道《相约周六，思南读书会人气爆棚》，记载着前一天下午在思南公馆举办的“思南读书会”以及“思南书集”的首场活动。正是从那天开始，一个新的公共阅读活动品牌在上海诞生，我成为它的忠实拥趸，听讲座、读新书、写书评、收集签名本，乐此不疲。多姿多彩的思南读书会，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在上海这个繁华都市，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。

上海自开埠以来，就是多元文化交融汇聚的所在。鲁迅、胡适、茅盾、巴金、林语堂、梁实秋……这些现当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，都曾留在上海留下生命的足迹。我们今天所能感受到的海派文化的文脉、风范、气息，很大程度上，就得益于一代又一代文化人的接续传承。可以说，上海读书人的心目中，始终保有对前辈先贤的尊崇、怀念和敬重。在思南读书会，我参加过多次缅怀纪念文化老人的读书活动，每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心中总有一股暖流在涌动。

11月25日是文学巨匠巴金先生的生日。每年的这一天，上海的几位文化记者都会自发相聚在武康路113号（巴金故居），巴老生前他们为巴老

祝寿，巴老身后他们献上玫瑰怀念巴老。2015年11月21日，第96期思南读书会，以“满城多少送花人——新闻记者眼中的巴金”为主题，在巴老辞世十周年之际，追思这位享誉世界的文化老人。活动当天，赵兰英、林伟平、王曼华、姜小玲、郑丽娟、项玮、楼秉震7位知名记者受邀到思南公馆，与读者分享当年采访巴金的难忘经历，回忆与其相处的点滴往事。

巴金故居适时发布了精心编选的《满城多少送花人——新闻记者眼中的巴金》，书中收录的与巴金相关的新闻报道，正是出自与会记者的手笔。有人、有书、有故事、有真情，这是我理想中读书会该有的样子。

上海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最早的门户，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窗口。思南读书会创办于上海，很自然地就拥有这种放眼全球、开放包容的气质。读书会创办人孙甘露，曾将思南书集与法国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书摊相提并论。我平素爱读外国文学作品，早先也不过是读读罢了，自从接触到思南读书会的平台，眼界大开，得以一睹众多外国知名作家的风采，亲聆聆听来自异域文坛的智慧之声。

印象深刻的是2016年8月19日，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做客思南。身为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重磅邀请的外国作家，彼时她刚获得2015年

的诺贝尔文学奖，中信出版集团第一时间翻译出版了其代表作《二手时间》。活动当天，偌大的思南会客厅被围得水泄不通，面对热情高涨的中国读者，阿列克谢耶维奇非常坦诚地说，自己很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：“每个人都会用真理去治疗自己。”而真理就存在于小人物的讲述之中。这部《二手时间》就是她对小人物的采访实录，这部书没有情节，有的只是平凡之人的朴素情感，而这正是她努力要达致东西。

思南读书会的讲台上，有国内国外各个年龄段的知名作家，也有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，所谈主题关涉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经济等多个门类，常有思想的交锋和碰撞。类似这样的活动，特别受到年轻读者的喜爱。无论是在人头攒动的思南书集，还是在座无虚席的思南读书会，总能看到许多年轻身影，或踊跃提问互动分享，或排队请名家签名，是现场最为靓丽的风景线。可见，只要有货真价实的好内容，就不愁吸引不来年轻人的参与。

如今，思南读书会已步入第十个年头，成功举办超过400期活动。我很庆幸，能够与思南读书会结缘，一路追寻它的脚步，收获学识、朋友以及内心的宁静。抚今追昔，写下这多彩思南的几个侧影，权作为心香一瓣，祝福思南读书会的明天更加美好。